

2017

中国随笔 排行榜

张秀枫/ 主编

恐惧的意义

当下的汉语文学写作

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

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

——2017年7月1日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演讲

从布偶到猫科

1977年的回忆

——高考恢复四十年

郑伯克段

守望

人言有多可畏

彼岸风景此岸念（外一篇）

鲁迅，越人的血脉及其他

给儿子的一封信

日子

从孙犁手迹看其晚年生活与心态

家中的气节

乡村物语

补天歌

塬上的纸幡

……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

张秀枫 / 主编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7中国随笔排行榜 / 张秀枫主编. —北京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5639-5940-2

I. ①2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320718号

2017中国随笔排行榜

策 划: 文 欢

主 编: 张秀枫

责任编辑: 王 喆

封面设计: 天之赋设计室

出版发行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: 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bgdcbs@sina.com

出 版 人: 郝 勇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鸿祥信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毫米 × 103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0.5

字 数: 28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39-5940-2

定 价: 58.00 元

声明: 本书未能联系到的部分文章作者, 请与本书稿负责人王智先生接洽, 电话 (010) 82841308

目 录

恐惧的意义.....	毕飞宇	001
当下的汉语文学写作.....	贾平凹	003
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.....	铁 凝	008
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		
——2017年7月1日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演讲.....	刘震云	010
从布偶到猫科.....	周晓枫	014
1977年的回忆		
——高考恢复四十年.....	李大兴	025
郑伯克段.....	李敬泽	032
守望.....	陈世旭	043
人言有多可畏.....	韩少功	045
彼岸风景此岸念（外一篇）.....	葛水平	048
鲁迅，越人的血脉及其他.....	李木生	061
给儿子的一封信.....	麦 家	067
日子.....	胡竹峰	069
从孙犁手迹看其晚年生活与心态.....	刘运峰	077
家中的气节.....	毕淑敏	082

乡村物语.....	刘第红	084
补天歌.....	乔忠延	088
塬上的纸幡.....	熊育群	099
人生有几道斜杠.....	郑元绪	111
爸爸出差时.....	余 华	113
纠结铸就伟大		
——柳青和他的《创业史》.....	阎 纲	118
撕日历的日子.....	迟子建	127
紫灯记.....	李修文	129
外婆的世界.....	李 娟	134
水、茶叶和紫砂壶.....	黄永玉	137
土离我们还有多远.....	鲍尔吉·原野	140
杰斐逊墓碑上忽略了什么.....	林 达	146
好学近乎智.....	韩石山	149
为什么怀念西南联大.....	张 渺	157
纸上天堂.....	盛可以	162
颜值这回事.....	裘山山	165
越热闹，越孤独.....	王跃文	167
何处是乡愁.....	梁 衡	170
松树风姿秀，军歌精神扬		
——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诞生记.....	樊希安	173
马拉松，中产广场舞.....	蒋方舟	176
孤独才是岁月真正的结晶.....	姚鄂梅	179
独自出行.....	赵培光	182
银色杀手（外一篇）.....	苍 耳	186
大词里的村庄.....	王新华	190
寻找扬州八怪.....	胡 烟	197
高级丧.....	闫 红	208
玄妙之眼.....	周蓬桦	210
在虚拟中到达.....	范晓波	219
灵渠.....	蒋原伦	229

《一个人的编年史》前言.....	周同宾	238
谁是临花照水人.....	苏妮娜	240
远逝在田园.....	畀 愚	242
莫言的一锅“乱炖”.....	唐小林	245
无关颜值的写作.....	刘世芬	254
好的教育就是少啰嗦.....	陈丹青	258
四大名著里缺少人性的光辉.....	朱学东	260
花事无尽.....	草 白	263
青莲记（外一篇）.....	王祥夫	269
巴金的“敌人”.....	高恒文	272
一把椅子.....	祝 勇	274
人的城.....	邱华栋	279
风吹乌桕（外一篇）.....	陈 俊	288
判断者说.....	王 族	293
关汉卿：人间是我的剧场.....	周 语	302
念去去，千里烟波		
——《查令十字街84号》与玛赫时光.....	周立民	308
给一部热播的电视剧“挑刺”.....	张秀枫	316

恐惧的意义

毕飞宇

有一次我与一位盲人聊天，他说，我们有个共同的特点：胆小，他为此感到羞愧。我祝福了他。他很奇怪，胆子小有什么可以祝贺的，我说，胆怯的意义重大，它是具有生命意义的一个心理特征。

我儿子七八岁的时候胆子就很小，每当他感到恐惧的时候，我会把他拉到一边，说：“孩子，恭喜你，你真了不起，你成长了，你有恐惧感了。”儿子最初非常吃惊，他问我，为什么所有的老师都鼓励他勇敢，而我却为他的胆怯感到自豪。

我说，恐惧太重要了，如果你在大白天爬山，你也许能健步如飞，可是，如果是在夜里，当你对外部世界失去判断的时候，你的胆量自然就小了。这是必须的，这就迫使你的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。如果你在黑夜里爬山也像白天那样健步如飞，你一定会掉下去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老天爷对我们的爱护，他给了我们一个无比重要的礼物，那就是胆怯。胆怯是上天对生命的提示，它让你保护自己，让你自珍自爱。

人是要往前走的，在往前走的时候，勇气当然很重要，但是，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，你的勇敢是不是盲目的？生命从不孤立，它和周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在这些联系里，有些有益于生命，有些却有害于生命，这就需要有理性，能判断。当我们理性地处理了困难，再鼓起自己的勇气，我说，这叫勇敢。相反，你毫无理性，只是草率行事，你只是盲目，我要问，这样的勇敢有什么意义？

恐惧的意义就在这里，它让你停下来，先分析一下外部的局面，找到障碍在哪里，再寻找克服障碍的方案，然后再去行动，这才是有价值的。说到这里我就想说，我们的教育有问题，它不尊重恐惧感，并让胆怯成为道德上的瑕疵，这个很有害。不尊重恐惧感就是不尊重人类的心理，也就是不尊重科学。一味地强调勇敢是盲目的，在我看来，鼓励盲目就是对孩子们的犯罪。

你们也许要说，盲人看不见，所以胆怯是可以理解的，我们是健全人，我们什

么都看得见，我们为什么要有恐惧感？我想反问一句，你真的不是盲人吗？你能看见你的后脑勺吗？你看不见。这就叫局限。

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声音，我们听不见，狗却能听见；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气味，我们闻不到，猫却能闻到；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特殊的颜色，我们看不见，鸟却能看得见。简单地说，科学已经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信息我们人类根本捕捉不到。还有一点更重要，许多精神我们是领悟不到的，许多理念我们是领悟不到的，许多思想我们也是领悟不到的。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，什么都领悟到了，然后，无比地勇敢，无比地莽撞，一哄而起，一哄而散，这就比较要命。我们应该对这个世界再谦卑一点，不要那么自信，不要以为我们真理在握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盲区的，这是我写完《推拿》之后最大的感受。

写完《推拿》，我在精神上是有成长的，一本书实在不算什么，我最大的欣慰就是，我心平气和地承认了一件事：我就是个残疾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许多我看不见、听不见、闻不到的东西，还有许多我这一辈子都无法领悟到的东西。夏虫不可语冰，我就是那只夏虫。当然，遗憾也有，作为一个“残疾人”，我尚未建立起一个与残疾人相匹配的心理：我的恐惧感依然不够。

既然每个生命都是有局限的，那么，心平气和地告诉自己吧，离地三尺有神灵。而一个好的社会，应该使用一切社会的资源，让它的百姓“免于恐惧”，而不是无视恐惧并藐视恐惧。

（选自2017年7月7日《新华日报》）

当下的汉语文学写作

贾平凹

我很少讲话，或许是我性格所致，这种性格形成在少年，我父亲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打为反革命分子，我属于五类分子（地富反坏右）子女，那时我们被警告：不能乱说乱动。沉默寡言就是那时候养成的。我现在个头不高，可能是那时老憋着不被人注意，要伏低伏小的缘故，也或许我讲不了普通话，严重的陕西口音别人听不懂和不完全听得懂，慢慢挫败了我讲话的欲望和积极性。之所以来澳门大学讲话有压力，是我来自内地的农村，写的作品绝大部分是乡土文学，而在澳门讲乡土，觉得不适宜，有些荒唐。

可既然来了，身不由己，不讲不行，那就讲当下汉语文学写作这么个话题。我首先强调的是，我是农民的儿子，我是从西北一个偏僻的小镇走出来的写作者。我的作品大部分是写乡土，虽然乡土文学这个概念产生了百年左右，而我写的仅仅是中国内地这三四十年重大变革大转型期的乡土文学，又都是以我的个体写作和个体认识来讲的。

我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作，那时还年轻，个头很小但志气很大，形象丑陋但激情满怀。到了现在，已经是老头了，皮肉松弛，头发脱落，眼睛见风流泪，一日不刮脸面目全非，一周没有吃药那成了怪事。三十多岁时我便是文坛著名病人，那时吃的中草药，相当于三四个麦草垛，身上打点滴的针眼，如杨七郎万箭穿身。到了六十岁生日那天，我检讨我用过的纸，足可以毁掉一座山林和一河湾芦苇。十年前，我仍不服年龄，还激情鼓荡着给一位女熟人写过两句诗：才子正半老，佳人已徐娘。而如今呢，虽然还在忙碌，虽然还在蛮有冲动地写作，但身体的毛病在不断出现。原先是灵魂决定着身体，现在身体开始决定起灵魂，再没有了那才子正半老、佳人已徐娘的调侃，而体会到了古人的“相对无言君且去，有情明日抱琴来”。

从年轻时一直到现在，无数的采访者都问过这样的问题：你为什么写作？每一个时期我都有不同的回答，比如：我爱写作。比如：我别的干不了，我只能写作。比如：

我经历过太多的饥饿、寒冷、歧视、屈辱和政治运动的折腾，我要把我的记忆写下来。比如：我有责任把这个时代记录下来。六十岁以后，别人再来问我，我说，写作可以让我知道神的存在，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才能与神沟通。我这不是矫情或故弄玄虚，这是我真正的体会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到了这个年纪是知道了生命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，而一切写作其实都是神在借用你的手。

我这六十多年，经历的事情是多。内地有一句话，说：吃喝嫖赌不能偷，坑蒙拐骗不能抽。说只要你不偷，不去吸大烟，别的什么都可以干，也不失为一个好人。我是遵守这个教导的。仅经历的国家主席就七位。而中国内地的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，大家都知道，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，真正的风云变幻的大时代，经济的大力发展，物质的极其丰富，这使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体会非常深刻。但是，这几十年又是中国社会矛盾最激烈冲突时期，人性中的各种元素集中爆发时期。所以，中国内地奇奇怪怪的，甚至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每日都发生，只要你能想到的什么，现实中就有了什么。它的新闻最多，新闻又常常是大新闻。借用外国一位名人的话，就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，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。就在这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期，我度过了我生命中最旺盛的阶段，也度过了我写作最旺盛的阶段。我生存于这个时期，这个时期的社会就是我写作的全部背景。

中国内地的文学，在大变革大转型之前，它更多地受政治和宣传的影响，它呆板、僵硬、概念化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对外来文学的冲击和接受，其程度比经济更激烈、更彻底、更快。它如一条河流过了大地，河或许并没想着改变大地，但河流过着它，清洗着它，滋养着它，一切该改变的都改变了。首先是文学观的改变，文学到底是什么，它对于人类有什么作用，它写什么和怎么写，我们在颠覆着、改造着、修正着以前的观念，以新的思维新的目光来审视我们的社会现实，来评判我们活着的意义。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出现在中国内地，受到全社会的欢迎，其成就超越了建国到改革之前的十七年，也超越了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。但是，这几十年里也不断地有不同的声音，有人在质疑：为什么你们的作品里有那么多的揭露，那么多的批判，那么多的阴暗、丑恶甚至暴力和性？我在许多场合讲过品种问题，我们一方面社会在大进步、物质在大丰富，一方面各类矛盾、冲突如此激烈、如此复杂，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品种，而我们在这样品种的社会里生活着，也就形成了我们的品种，我们的文学自然而然就是这品种的社会中我们的文学品种。大风到来，所有的树都在摇动，所有的人都在潜伏。山洪暴发的时候，河水是不清亮的，水面上是一层残枝败叶死猫死狗，水下滚动的石头也是粗粝的。

我们在写什么？我们就写这样的时代，就写这样的社会，就写中国内地人是怎

么生活的，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，写在这种时代、社会中人性是如何复杂地变化。我们常说“见识”这个词，“识”就是我们的见解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观点。作家的大与小，高与低，就取决于这个“识”，世上凡成大事的都是这个“识”在起作用。正因为这个“识”，每个作家都在关注着这个时代，力求把握着这个社会，进行着各自独立的思考。可以说，在这几十年，没有现代意识的作家是难以立足的，没有自己的思考的作家是难以立足的。即便社会给你提供了这么丰富的写作素材，没有“识”，你不知道你该去写什么，有了“识”，就不是你去找写作素材，而是写作素材来找你。当然，写什么重要，怎么写也重要，前者关乎胆识和趣味，后者关乎聪明和技巧。写作毕竟是一种技艺，最终都要落实到文字上。

河流永远是新的，河床基本上不动，当河水来自远方，可以是西方的，是别的民族的，但它一定是在本民族的河床上流过。我们关注着全世界，更关注着我们的国家，既欣赏着人家的政治体系、人文建设、价值观，更关心着我们的文化传统，关心我们优秀的或不优秀的东西。这就如我家的孩子学习一般，邻居的孩子学习优秀，邻居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，我家的孩子普通高校也没考上，我是笑着脸向邻家祝贺，询问他们是怎样培养孩子的，但我并不会抛弃我家的孩子，我还得去关心他，爱护他，让他汲取教训明年再考。

每个作家因其天生的能量不同，后天所处的环境，所接受的营养不同，虽然都在努力，都在希望能写出匹配这个时代的作品，但作品总是千差万别。在我漫长艰难的写作生涯中，我有这样的体会：我们所写的一切故事，都是在时代和社会的背景前所发生的故事，故事是单纯的、明晰的、灵巧的，背景却一定是庞大的、复杂的、混沌的。文学不是政治的、宣传的，甚乎观念的，但世上没有纯而又纯的文学，文学有文学的大道。栽树的时候，如果把树根在水里洗得干干净净，那树是栽不活的。人类的主要食物是小麦和大米，可以有各种蔬菜瓜果和营养品，但如果人只吃蔬菜瓜果和营养品，人可能就变成了兔子。小麦和大米永远是人类的主食。

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的写作就是为这个时代的，批判那些丑恶，张扬那些美好，安妥我们的灵魂，使我们的生命圆满。如果做不到这些，那就真实地记录这个时代，留下我们的真正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给后来人。至于怎样使我们所写的故事能表达出这个时代的意义，那就是如你在门口栽了一株花，花开得很鲜艳，香气浓烈，当然这花是你的，但所有人经过你家门口了，所有人都看见了鲜艳，闻到了香味，这花是你的，也更是所有人的。再举个例子，你坐在大巴车上外出旅游，早上六点出发，到了九点你让司机停车，说你饿了，是不是大家都下去寻饭店吃饭？司机是不会停车的，车上的人也不会同意停车的。而到了十二点，你说肚子饿了，

停车去寻饭店吃饭吧，司机会停车的，车上的人就响应你。写作也是如此，你所写的不是你个人的饥饿感，你要写出所有人的饥饿感。而当你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、民族的，或社会的、时代的命运在某个节点上契合了，你写的这个节点上你个人的命运就成了国家的、民族的，或社会的、时代的命运，这样的作品就是伟大的。

这几十年中国的文学，应该说成就最突出的还是乡土文学。乡土文学在三四十年代有鲁迅式的，在五六十年代有红色式的，鲁迅式的乡土文学是俯视的批判和呐喊，是精英的眼光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，红色式的乡土文学是仰视的迎合和歌颂。到了我们这一辈，所写的乡土文学当然有鲁迅式的和红色式的乡土文学基因，但遗传着，也变异着。马是马，驴是驴，马生下来的是马，驴生下来的是驴，而马和驴交配生下来的却成了骡子。

我们反对的农村不再是鲁迅那时的农村，也不再是红色乡土文学那时的农村。十多年前，我还感慨，中国的一切革命都是土地革命啊。我写过一篇长散文《一块土地》，说的是在某个城郊的一个村庄里，农民是如何贫困，而有一个人省吃俭用，积攒钱财，把别人的地一亩一亩买回来，后来就形成了一大块地，有十八亩，他就成了地主。这就是建国前。到了一九四九年，政权建立了，这十八亩地被收没，强行收没分给了贫农，这就是土地革命。到了五十年代后期，这十八亩地又收上来，变为集体所有，这就是公社化。七十年代末，这十八亩地又分下去，这就是改革开放开始了。到了二〇〇〇年，城市扩大，搞经济开发区，这十八亩地又征收上来，这就是要走城镇化道路了。十八亩地永远是十八亩地，这么分分收收，上上下下，每一次就是中国的一场革命，每场革命，出了多少英勇事迹，也发生了多少悲惨故事，甚至死了人。现在我们可以说，何必去关心世间的阴谋、仇恨和英雄主义，但我们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我们读一些史书，常看到发生重大事件时，都要以杀人祭天的，而后来没有这种仪式了，却发现凡是有大的工程，比如修一条路，建一座桥，盖一座楼房，没有不发生死人事故的，其实这就是另一种方式的祭奠。这种土地上的革命，我们都是身在其中过来的，至于还向什么方向发展，似乎都朦朦胧胧，又似乎混沌不清。当我们预感到农村要衰败，传统文化要式微，可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种衰败式微的速度是如此之快！我是每年都要到乡下去跑动，我要到的是边远的农村，大量的村庄都荒芜了，没有人，没有狗，没有鸡，当然也没了跟着人一直过来的老鼠和苍蝇。在西安，我又接触了很多来自农村的年轻人，我的家族里，那些堂兄堂弟的儿子和孙子，他们也全来到西安打工，他们生活十分艰苦，但没有一个想要回去，即便在城里每日只吃方便面，就是不回去，他们经见多了，思维发生了转变，也无法再能回去。这就是当下我们面对的乡土。从理性上我在说服

自己：走城镇化道路或许是中国正确出路，但从感性上我却是那样的悲痛，难以接受。这如同我们的父母身患重病要去世，也明明知道人总是要死的，死了就带走了疼痛，带走了病毒，带走了恐惧，可父母真的死了，我们的悲苦是什么劝说和安慰都不起作用。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是唱赞歌还是挽歌，我是两难，我是慌张，我是无语，我是举着长矛要寻找敌人，我寻找不到，不知道谁是敌人，我是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，要想给谁诉说，似乎没有谁肯听诉说。我有时想，我是不是个保守派，不识时务？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我无法改变我农村的基因，小时候吃惯了母亲给我做的面条，我的胃从此记忆深刻。当我在外边吃惯了世间所有的山珍海味，但内心深处还是想吃母亲给我做的面条。母亲去世了，我再也吃不上那最好吃的面条了，我能不泪水长流？我的胃就是有着母亲做的面条的记忆，我无法把我的胃割去。所以说，当下的农村现实，它已经不是肯定和否定、保守和激进的问题，写什么都难，都不对，因此在我后来的写作中，我就在这两难之间写那种说不出的也说不清的一种病。这种病之所以难以被人理解，是因为它隐秘的，这如同失恋的人在看到别人的婚车、失孤的人在看到别人的孩子的那种感觉。

这样的写作肯定是不时尚的，读者更乐于接受那种荒诞故事离奇写法又极端的作品。这种阅读，中国历来就有，它也符合人性的好奇猎怪的特点，所以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远比《红楼梦》读得普遍。而我们在新的乡土状态下的两难写作，它的那点无奈的苍凉的又隐秘的病，是没有传奇和热闹的，但我觉得这偏是我们愿意写的，想写的，把它写出来，让后人知道历史的节点，或许能了解我们的心结。就像我们现在读李煜的诗，体会到亡国的心结，读李商隐的诗，体会到爱情的心结，虽然我们无法知道李商隐所爱的是哪一个佳人，爱的结局是乐是悲，但诗触动了我们的神经。在这个世上，什么都可以变化和改动，唯有不变不动的是感情。所以，我们的乡土写作留下的就是一个历史的节点，就是这个历史节点的心结。

我再次要说，社会形成了这样一个品种的社会，这样品种的社会也就造就了这样品种的我们和我们写作的品种。

乡土写作的难是我们常常寻不准我们的位置，也不了解我们自己，而且不明白自己的位置和不了解自己，烦恼和焦虑就随之而生。心身安宁是人生最大的幸福，而我们总是身不安心不安。写作也正是一种求灵魂安妥的工作，现在却又折磨着自己不能安宁。路灯给路照了光明，路灯又挡了路。这竟成了我们这一批作家的可怜的命运。

（此文为贾平凹于2017年3月22日在澳门大学的讲座）

（选自2017年第5期《美文》）

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

铁 凝

《飞行酿酒师》是我近些年短篇小说的一个结集。

我始终觉得，短篇小说无论是外在体积或者内在容量，都不能与真正出色的长篇小说抗衡。

可我还是那么热爱短篇小说。因为我相信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人生可能是一部长篇，也可能是一连串的短篇。生命若悠长端庄，本身就令人起敬；生命的生机和可喜，则不一定与其长度成为正比。

对了，生命的生机。这里我想说，文学对人类最终的贡献也并非体裁长、短之纠缠，而是不断唤起生命的生机。好的文学让我们体恤时光，开掘生命之生机，从惊鸿一瞥里，或跌宕的跋涉中。生活是不容易的，信息时代信息的节奏和速度永远快于生活的节奏和速度，即使职业写作者，也因之常常误会生活。

生活自有其矜持之处，只有奋力挤进生活的深部，你才有资格窥见那些丰饶的景象，那些灵魂密室，那些斑斓而多变的节奏，文学本身也才可能首先获得生机，这是创造生活而不是模仿生活的基本前提。模仿能产生小的恩惠，创造当奉献大的悲悯。

文学应当有力量惊醒生命的生机，弹拨沉睡在我们胸中尚未响起的琴弦；文学更应当有勇气凸显其照亮生命，敲打心扉，呵护美善，勘探世界的本分。

文学最终是一件与人为善的事情。一位我喜欢的已故诗人写过一首描写小狗的诗，一只与他的童年为伴的小狗。关于小狗的善良，他是这样叙述的：

它的善良恰如其分，

不比善良少，

也不比善良更多。

这是一只小狗的分寸，有时也提醒着我的写作态度。

小说写作的过程是写作者养育笔下人物成长的过程。同时，写作者通过这创造

性的劳动，日复一日消耗着也迸发着自身生命的生机。文学艰辛的魅力就在于此。

进步何其难，我唯有老老实实努力。

（选自2017年9月1日《文艺报》）

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

——2017年7月1日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演讲

刘震云

感谢各位教授和姚洋院长，让我有机会能够回到母校，回到百年讲堂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它好像是大饭堂，我记得当时每一个北大的同学总会提一个饭袋，饭袋是用羊肚子手巾缝成的。我记得我提了四年饭袋，但是我不记得我洗过那个饭袋。当时大食堂的菜有四个阶级，一个阶级是炒土豆丝、炒洋白菜、炒萝卜丝，这是五分钱的。第二阶级是鸡蛋西红柿、锅塌豆腐，这是一毛钱的。一毛五的才是有肉的，鱼香肉丝、宫煲鸡丁；两毛钱的有回锅肉、红烧肉，还有四喜丸子。我是一个农村孩子，一毛五以上的菜，我在北大四年从来没有接触过，跟它们不熟。我最爱吃的菜是锅塌豆腐，不是肉菜，但是豆腐被炸过，油水比较大，拌米饭！人生不过如此，夫复何求！

在大食堂最大的惊喜不是你排队买到了锅塌豆腐，而是当你排到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买锅塌豆腐的。因为到最后了，盆里边汤汤水水，大厨一下子都倒入我的盘子里。最悲催的是你前一个同学有锅塌豆腐，轮到你时没有了。他买到锅塌豆腐以后就会看你一眼，这已经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，（他）庆幸之余有些幸灾乐祸。

最大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过。等排到我的时候，前面的同学就剩了一份，但这个同学思索了一下，“就剩了最后一份的锅塌豆腐，它一定特别的凉，我改主意了，我想吃鱼香肉丝”，这个锅塌豆腐又到了我的饭盆里。当我吃到锅塌豆腐的时候，我问了一下改吃鱼香肉丝的同学，我说你是哪个系的师兄？他说他是经济系。经济系不就是我们国发院的前身吗？滴水知恩，当涌泉相报！

我的意思是你跟母校的关系不是你在母校的时候，而是你离开母校的时候，再想起锅塌豆腐的时候，当你十年之后再路过我们北大的时候，再来到百年讲堂的时候。在母校参加这种场合我有过三次，这是第三次。第一次是2013年新生入学的时候，在未名湖旁边的大操场，有一万多名新生，还有中文系百年校庆的时候，还有就是今天——我们国发院有983名同学毕业的时候。入学和毕业还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入学

是相聚，毕业是分别。自古人生伤离别，但是我还是祝贺 983 名同学毕业，它使我从今天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又多了 983 名我的同学。

我这几年最深的体会，同学是通往世界的一张特别有效的通行证，不管到哪一个国家，不管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上来他告诉我：师兄，我也是北大的。同学能够把从陌生到熟悉的时间极大地缩短，因为你马上可以谈论一下北大相同的老师，和北大的锅塌豆腐。

2015 年，法国里昂有个作家的圆桌会议，我参加。在那里，我又碰到一位同学。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喷泉特别的出名，就是雕刻自由女神的法国雕塑家做的，这个喷泉只有几匹马，往不同的方向拉，我看到这个雕塑喷水的时候想起了商鞅。

我的同学对我说，师兄你在生活中不能上当，我说不能上什么当？他说如果有人请你到外面吃饭，一定不是你的同学。我说，应该到哪里吃饭呢？他说到家里。他说，如果到家里他请你吃牛排也一定不是你的同学。我说，应该吃什么？他说包饺子。接着我就到这个同学家里包饺子。

为什么说这个同学呢？因为他是我们国发院 MBA 毕业的，目前在里昂当教授。这个同学的家在里昂的郊区，就在河的旁边，我去他家吃饺子，他首先带我到地上看看，说你看我这个小别墅，你看我的车子，你看我的法国女朋友。接着他又带我到他们家地下看看，有一个酒窖，镇窖之宝是 1985 年的三瓶拉菲红酒，他说：师兄，1985 年到 2015 年是 30 年，人生有几个 30 年？今天我们把三瓶拉菲喝了！我说，且慢！我说今天如果喝了，你明天后悔怎么办？他说，有好酒不让同学喝，让谁喝呢？如果不让同学喝，要好酒有什么用呢？他上升到了哲学层次。

我也热血沸腾了，说：喝！就着饺子！我还没怎么样，他喝多了。喝多了之后就开始给我讲现代金融学理论，讲外汇市场，讲股票市场，讲现代金融学理论在企业的运用，我一句没听懂，但是拉菲真不错！我的意思是——同学，当你在学校是同学的时候，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同学，一离开学校再重逢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同学。什么叫同学？当他说一晚上话，你一句都听不懂的时候，你还跟他聊一晚上（这叫同学！）

刚才姚洋院长和张维迎教授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发言，因为他谈到了你们的母校，我的母校——北大是谁，北大是什么人。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同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，是“五四”运动的策源地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开创地。这里产生了严复、蔡元培、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胡适等人，蔡先生提出的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。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，高矮胖瘦不同，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，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。

什么叫先驱者呢？当几万万同胞还生活在当下的时候，他们在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，为了自己的理想，不切实际的理想，甚至他们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。黑暗